

白一丁的分行文字

怎样在农业的流年中念着某人的好

在水样的波动中收拢季复一季的劳作 此刻

我咀嚼着落寞的土味 把一些词汇

封存在一缸酱色深处 腌渍成陈年旧事

白一丁◎著



白一丁◎著

白一丁的方行文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一丁的分行文字 / 张世安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87-3595-6

I. ①白...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68500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焦瑛

题 字 丁一鹤

封面设计 孙 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白一丁的分行文字

张世安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00 × 1000 毫米 1 / 16 字数 / 106 千字 印张 / 13.5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远方的大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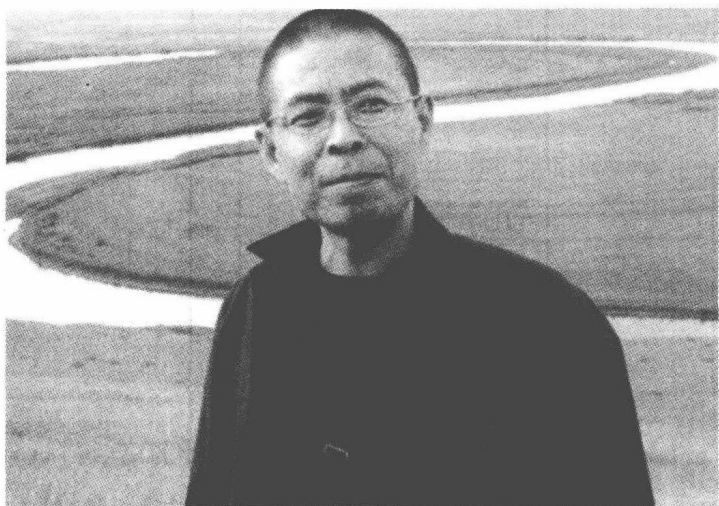
李亚伟

去年有一天我周游朋友们的博客时，才知道白一丁就是方华。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某一天，黄沙压城，月黑风高，我正出门，陈琛就领着那年的方华来了。陈琛大着嗓门说：“李哥，去哪儿？别去了，喝酒吧！”其实那会儿只是感觉月黑风高，那是北京一个春天的下午，没月，有风，有沙，那风纯粹是瘸着腿、蹲在地上乱走着来的。

此时出门见同行谈业务也真没意思，说不定那业务谈成了也是又瘸腿儿又矮个儿的小生意。还真不如喝酒，人家喝酒的都已经到门口了，咱就让业务满街自己过日子去吧。再看方华，大脑短须，不但像人，还有气质；没从军，但长得像将军；没有加入作协，但特别像写字的。这是我和方华的第一次见面，这次喝酒我们没谈诗歌，只是陈琛介绍了人家方华也是写诗的。

风沙天见诗人，真风流。诗人相见不谈诗只喝酒，改写了风流。



“莽汉”诗人李亚伟

那会儿我们见面喝酒都不谈诗，只谈书稿、折扣和码洋呢。

可以说，我和方华在北京相识的那些年，虽有着郭力家、陈琛、崔哥、东哥、卢荆林、马辉等东北方面一大帮能文能武的朋友，可压根儿就没有谈文论武，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没有理想，不在乎活法，日子却像一张张图书封底不断被社会收款和结账。我们心中只有选题和批发商，诗意在发行渠道中不断被折腾成了零头。

后来，没有风沙，我们也只喝酒不谈诗，我们谈下酒菜，谈方华老家瓦房店那边的大海和海鲜。结果，打到了风流之后好多年，才见到方华像海鲜加大葱一样的诗歌——诗鲜。

真正读方华的诗是方华变成白一丁之后。博客一开，白一丁在博上把诗望空中一拍，让我们一帮朋友感到仿佛在群山中看见了云彩，在钱眼儿里面看见了大钱。

其实那段时间里，我知道方华写诗很早，上世纪80年代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比我多不知多少倍。我那会儿是个“浑不吝”，除了像《作家》、《花城》等几个有知音编辑的刊物，认为在别的刊物发表文学作品的人，基本上没什么档次，差不多有点二，坚定地认为作家协会及其文学刊物是一个有效的降低文学水准的平台。凡是热衷于在官办刊物发表的，他就早把自己降格了，从一降成了二。所以，别人说到方华发表了那么多东西，我反倒怀疑起来，怀疑我们之间在写作上到底是不是一个局面的？

现如今，方华变成白一丁来了。待我真正看清白一丁，才发现咱们真是一个档次：能随便在大排档开诗会、能不搞阅读和朗诵也把文化活动在湘菜馆里正式解决掉那一伙的。原来我们都是老地下了，但他那反正版文化的劲儿，用得比我还过头，每篇每句都愣是不愿意替文学教授、文学编辑们那些斜眼近视的审美观考虑。他的这些诗歌完全是从他活着的那个方向来的——有些诗是从他生活梦想里面眨着眼盘算出来的，有的则是从实实在在的生活逻辑里面用大铁锹挖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我在折腾生活的过程中操持着自己那些不三不四的语法，像是有点来头了，算是一个敢跟现代汉语词典使狠劲的文化民工，人家白一丁是连人带锹都在社会内部往外挖呢，有时候头沾泥尾带沙，有时候全篇妙语赛天下。

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们在写作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写作，因为我们明白，古往今来的好诗都诞生于作者所处时代生动的口语。白一丁的诗不仅仅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口语，还是加强版的东北生活口语，他的每一集，坐着读都雅俗连枝、香辣并蒂，绝对呈现了咱们汉语诗歌中的一畦畦迎风独立的大葱之美；他的每一首，站着念都严肃活泼、

半正不邪，也绝对还原了咱们当代文学中那一茬茬东倒西歪的后现代精神。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今日的白一丁与咱们中国目前这个社会的广大生活层面相当的合拍，他的诗歌来源于生活，有时候比生活低，那是因为咱们的生活在资本社会里故作高雅；有时候比生活高，那是因为咱们的生活在普通日子中故作深沉。白一丁在中间走着，大步流星地走着这个时代正版的生活之路。

诗歌是诗人生活的另一个版本。白一丁的诗歌，我读着能看见他生活中连绵逶迤的脚印，而且是正在巡逻和前进的态势，读完之后还能看见他在社会上折腾的背影，这个时候，如果眯缝着眼，甚至还能隐约看见他的精神和内心。

2011年1月29日

把诗配上消声器

马 辉

这些天，我一再地假设你，却仍然无法体现你。这可能与我的酒有关系，我的酒正在限制着我的自由。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一直违章操作我的人生。害人害己不说，还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我说方华呀，在通往你的旅程上，我走路怎么就一直顺拐呢？怎么练都顺拐。

旅途中我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把山山水水一路安排妥当，然后收心，想着节前完成你的嘱托。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睡梦中我喊了一声你的笔名，你回头笑了笑；我再喊你的时候，满山的石头全都烂了。

然后我再次翻阅你的诗：

此刻，我锄禾日当午，白菜清水煮

满上一杯清淡的水酒，敬给我一去秦朝不思归的兄弟

——《一卷竹简》



上世纪 80 年代的陈琛和马辉

方华，正当年。但你奈时光何！梦是我们唯一的退路。早酒。晚茶。五更色。大丈夫，小滋味。

一排省略号便是对社会风尚的致命一击。这，你懂。

我认为诗人用理论来支撑自己的写作那都是在为自身的某些短处开脱，都是为了遮羞。虽然有时或往往正是这些“短处”或“羞”造就了一首诗的独特品质，但终究不是本分（创造意识不在其列）。

没有好与不好，只有“相对而言”才是绝对的判断。

对于异乡，总是带有某种病态的亲近感。这种人，即使从不写诗，骨子里仍是诗人。

我对“美”和“感人”保持警惕。

诗人被语言运用的能力应该取代诗人运用语言的能力。但如果这样，那必将陷大部分现役诗人于灭绝之境。

去火气、无臧否、隐隐然如同似有若无之闷雷。此刻，与

俗美相关的一切都得到了肃清（肃清俗美乃为诗之道）。

如同战斗。

密集的炮火掀翻了所有的前沿阵地，然后喊杀声声，你死我活地混战。你一言不发，默默地杀，然后被杀。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那么回事。你说呢？

尽管某些豪杰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猜测性的佯攻，也只能一笑了之。禅风习习，何其快哉！别急，能活就慢慢活。

除了死，我们还缺什么呢？

心情好，什么都好。那日闲游松花湖，一渔家少妇垂首支锅煮杂鱼。对饮时她的眼神有尿味，我先醉倒。至傍晚酒醒，满湖月光。岛上无人，唯我独尊。

诗是空门。想到这，便随手写了首七绝：

一入空门世事空
空门刹那四时同
菩提树下无花果
哪个青来哪个红？

空。了无分辨。酒满。心空。空空荡荡来去没遮拦。

谁也不能为诗人的生命进行防滑处理。而明年的雪，仍在下着。

有些话，透心凉。带着冰碴儿，爽口。啥也别说了，赶紧上酒。

今天傍晚我很想横跨渤海去你单位偷换概念，否则我还得露宿你的诗中无从下笔。

要是某一天你遍地唯美、随处抒情、时时哲理、满世界撒欢儿，那你可就不是方华了。我所喜欢的，你不会不喜欢——

凭你的心性；我所不喜欢的，你无法喜欢——凭你的天性。

你的诗已经写到这个程度了，还在乎什么呢？本想引你的诗，全面一瞧，没法引，想引的多了。

多就是少，少就是多。与辩证法没关系。兹事体大，事关天下。天下？悟。一悟成佛。

你是谁？谁是你？普天之下哪有我？大杯喝酒，低调做人，可不就人上人了？人上人又有什么意思呢？再悟成仙。动词与名词之间，是你的帝国。津津乐道——又悟成人。人最难。别乱动，都看着你呢。但你怕人看吗？胆识由此而生，你由此而升。不听人劝，才能像你一样吃饱饭。可你吃饱了吗？都说差不多就行了。行么？

从《诗经》出发，一路握着剔刀，不停地刮掉每根骨头上的每个亲属。你能听到自己刮自己骨头的嚓嚓声。去哪？你也知道。但你知道你不去哪。

还是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不这样，谁也停不下来。你想想。

可话又说回来了，当今又有几个真正的诗人呢？我不知道。你比我知道。

名啊利啊，争什么争，到头来都是骨灰。今天舒服，此生舒服；今天写序，日后无序。与他人无关。

活得糊糊涂涂，死得清清楚楚，没白活。

你内心的一切痛苦都具有艺术价值，比如：

被剥了一层

还活在另外一层，一层层地被剥开

留下来的只是空洞的嫩

——《大葱一样的年华》

再比如：

可我只能是被摊派的角色

狠狠地在被下达中过河

——《和今夜一同被光阴取缔》

诗的真实存在于现实的反面——现实掩饰着真实（正如现实是：人们每天都言不由衷地活着）。

除了诗人，谁能承担得起尘世中伟大的缺陷？

我站起来与你握手，皮椅上留下一圈水印。

方华，你的伤口能不能让我感到一点疼？你的心脏能不能让我感到一种跳？你在床上射击的时候能不能让我感觉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白了，你能不能替我活着？

不能。那哪能啊。

方华，你可别老盯着我不放，小心脏了你的眼睛。

把诗句配上消声器，是我腿坏了以后近十年的预谋。估计你也喜欢无声手枪。

要是让诗成为含羞的刀刃，那也不错。

方华，你的政治面貌，不可能成为你的宗教。不喜欢的话，索性放弃这个时代。多撒几次谎，你就成熟了。不撒谎还是人吗？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随便。

如果我是你，就该让所有的汉字毫不留情地为你殉葬。你敢吗？

在雨中小梦一刻

就梦见了那一壶老酒

……重新温酒

唇边的一滴雨

出卖了我的胆识

——《独饮之唇》

“一刻”可以改成“片刻”。细，不细不成诗。但太细，容易失之纤弱。这，你得有品酒品茶的天赋。你有。我多年前就知道。

你的《念及某人或某些人的好》：

怎样在农业的流年中念着某人的好

在水样的波动中收拢季复一季的劳作，此刻

我咀嚼着落寞的土味，把一些词汇

封存在一缸酱色深处，腌渍成陈年旧事

怎样去颠覆失语的幻觉

这些来世的蝴蝶，像杂乱的意象

像我无力抽丝的茧，只在手上陈列，在飘零的玩笑中剥落

在简洁的字面意义中泛出冷冷的厚重

怎样拾起老迈的颂歌，在沙哑的风俗中一声轻叹

在某时某刻抖动起一霎惊悸

在遥远的土路上丈量农耕的步伐和感恩的距离

像此刻的我，像我此刻暧昧的眼神，毫不掩饰

我只能念及某人或某些人的好，念及跳跃的背影

在一些午后的困意中打盹，或在打盹中念及一些
去而不回的人和事

整体看，具体看，越看越有味道。

方华依旧方华。牛逼就牛逼。别假谦虚。死了活了，都是我兄弟。

《属相里的风俗》：

是谁蹲在我的属相里发着牢骚
和我相依为命的女人，她的每一次咳嗽
都唆使我望着檐上的瓦片惊悸不堪
秋深了，我和她阅读着彼此的体温相互取暖

如同一本翻不乱的书卷，熟悉的词汇和季节有些
相似

我们习惯于芝麻谷子的杂乱中捡拾学问
时间缩短了书本上的历史，我们紧赶慢赶总算靠
近了些

又被粗茶淡饭弄得夫唱妇随，或曰相依为命

不再想象着胡乱的青春，那些童话
和春天里的秧苗一样兴奋，又和农事大相径庭
疯长的后果可能是颗粒无收，我们心有灵犀
把一株株多余的苗看成杂草驱逐出地垄之外

我和她，结伴游走于秋天的午后，我们的属相
沿袭着前朝的吏治又小心翼翼裹着当下的风俗

看得出来，你有朴素的一面。但你别忘了，朴素是无能之辈的挡箭牌——当朴素附于平庸者的身上，朴素将直接变成隐修者的最高法则。朴素也必将转化为华丽后的泥土。

你必须攒足力气，以便晚年替我爬上山顶锤炼夕阳。我看也就数你有劲。但作为诗人，你有现实中的晚年吗？诗人无晚年。

《在农历中游走的轻》令我心安：

农历五月挤满了农事
芒种不忙的是一些羽毛一样的人
很轻地过活，很轻地走过赶路的人流

就算是在初春时节
做个看客，目光混沌当然是清明不清
到了谷雨时眼里既没谷子也没雨滴

想展开翅膀，才看清自己就是一片羽毛
走路或者驻足
仅仅就是体验轻的飘忽，像散失的节气

怎样的乱让你轻出于尘，轻轻地
怀揣别人的梦
做出飞翔的姿态看一缕风轻飘飘地划过

又是怎样的轻让你处乱不惊
把时序舞弄，独独不去务农
放着大好河山偏偏只爱一抹晚霞，只做一丝沉默

的风

.....

让所有的病灶在一瞬间全部崩溃的人就是诗人。

你的生存方式正是你的写作方式——烟草、酒精、女人、大地，这一切都任凭你装聋作哑。别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我开玩笑的时候也正是我最正经的时候。谁不想自由，但又有几个人真正自由呢？

诗使人自由。一个人的内心自由自在便是诗人。总是担心自己的诗好与不好的人，心不静。什么是好，什么又是不好？你凭什么分辨出来的？佛无分别心，你我之辈分别得了吗？

就这样，挺好。

忍不住，又引你的《不着调的奔跑》：

我的金色年华也曾踏上高傲的旅途
最破的装扮和最不着调的奔跑
惊动了街坊四邻，鸡飞狗跳

迎面遭遇了知识劈头盖脸狂抽过来
我在印刷体中举步维艰，在诵读中接近白痴
在成长的时候迷上女同桌却失去了表达

想当流氓，我熟记于胸的理想
对着满脸青春痘却走上了回头路
想去流浪，还没迈出左脚
右脚就哼哼唧唧打起退堂鼓

一次次给自己起了诨名再一次次弃用
 一次次在梦中饱餐尖叫与变异
 再一次次投宿在自己的原谅里
 现在我再次原谅自己，再次接受眼前不着调的过往

出了山海关，哥们儿都心安。

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但一首诗也写不出来；有些人，一辈子不写诗，却仍然是诗人。

现在，大部分写作者不是缺乏才学，而是缺少撤退的勇气。他们一旦获得了暂时的承认和莫须有的共鸣，便舍不得放弃所谓的荣光而不敢重新起步。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承受自己被自己耗尽的命运。

方华，你知道，在写作的过程中，轻易搬弄一个字或一个词，都有被电击的危险。因为每一个字词里面都预设着巨大的传导功能。更为确切地说，每一个字词都能自行发电。也可以这样说，每一行诗都是一根电缆。不论是高空电缆还是地下电缆，这些电缆永远以电流符号化为己任。

电不是灵感、情绪或自我意识中的其他任何东西；它仅仅是，而且只能是语言中的现实。其与人类现实之间是似有若无的关系。从第一行起，到末一行止，在语言的现实空间中，诗人必定处于一种临死前的回光返照状态。

用语言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无法暴露其真实的面目，因为语言自身的限度和真实的无限性，因为语言的人性化性质与真实的客观化性质……所以，文学不可能反映出现实的真实，只能反映出语言自身的某种真实。

诗歌不再表情达意，只显示语言的可能性。你通常在诗中所看到的意思或情绪，是语言的附属、装饰，或直接说：意思